昌黎文鈔/卷03

维基文库 · 免费全文 · CC BY-SA 4.0

卷二 ◄

昌黎文鈔
卷三

► 卷四

本作品收錄於：《唐宋八大家文鈔》

卷三・書

上考功崔虞部書

愈不肖，行能誠無可取，行已頗僻，與時俗異態，抱愚守迷，固不識仕進之門。乃與群士爭名競得失，行人之所甚鄙，求人之所甚利，其為不可，雖童昏實知之。如執事者，不以是為念，援之幽窮之中，推之高顯之上。是知其人之或可，而不知其人之莫可也；知其人之或可，而不知其時之莫可也。既以自咎，又歎執事者所守異於人人，廢耳任目，華實不兼，故有所進，故有所退。且執事始考文之明日，浮囂之徒已相與稱曰：「某得矣，某得矣。」問其所從來，必言其有自一日之間，九變其說。凡進士之應此選者，三十有二人，其所不言者，數人而已，而愈在焉。及執事既上名之後，三人之中，其二人者，固所傳聞矣。華實兼者也，果竟得之，而又升焉。其一人者，則莫之聞矣。實與華違，行與時乖，果竟退之。如是則可見時之所與者，時之所不與者之相遠矣。然愚之所守，竟非偶然，故不可變。凡在京師，八九年矣，足不跡公卿之門，名不譽於大夫士之口。始者謬為今相國所第，此時惟念以為得失固有天命，不在趨時，而偃仰一室，嘯歌古人。今則復疑矣。未知夫天竟如何，命竟如何？由人乎哉，不由人乎哉？欲事干謁，則患不能小書，困於投刺；欲學為佞，則患言訥詞直，卒事不成，徒使其躬儳焉而不終日。是以勞思長懷，中夜起坐，度時揣己，廢然而返。雖欲從之，末由也已。又常念古

之人日已進，今之人日已退。夫古之人四十而仕，其行道為學，既已大成，而又之死不倦，故其事業功德，老而益光。故《詩》曰：「雖無老成人，尚有典刑。」言老成之可尚也。又曰：「樂隻君子，德音不已。」謂死而不亡也。夫今之人，務利而遺道，其學其問，以之取名致官而已。得一名，獲一位，則棄其業而役役於持權者之門，故其事業功德日以忘，月以削，老而益昏，死而遂亡。愈今二十有六矣，距古人始仕之年尚十四年，豈為晚哉？行之以不息，要之以至死，不有得於今，必有得於古；不有得於身，必有得於後。用此自遣，且以為知己者之報，執事以為何如哉？其信然否也？今所病者，在於窮約，無僦屋賃僕之資，無緇袍糲食之給。驅馬出門，不知所之，斯道未喪，天命不欺，豈遂殆哉，豈遂困哉？

竊惟執事之於愈也，無師友之交，無久故之事，無顏色言語之情。卒然振而發之者，必有以見知爾。故盡暴其所誌，不敢以默。又懼執事多在省，非公事不敢以至，是則拜見之不可期，獲侍之無時也。是以進其說如此。庶執事察之也。

與孟尚書書

愈白：行官自南回，過吉州，得吾兄二十四日手書數番，忻悚兼至，未審入秋來眠食何似，伏惟萬福！

來示云：有人傳愈近少信奉釋氏，此傳之者妄也。潮州時，有一老僧號大顛，頗聰明，識道理，遠地無可與語者，故自山召至州郭，留十數日。實能外形骸，以理自勝，不為事物侵亂。與之語，雖不盡解，要自胸中無滯礙，以為難得，因與來往。及祭神至海上，遂造其廬。及來袁州，留衣服為別。乃人之情，非崇信其法，求福田利益也。孔子云：「某之禱久矣。」凡君子行己立身，自有法度，聖賢事業，具在方策，可效可師。仰不愧天，俯不愧人，內不愧心，積善積惡，殃慶自各以其類至。何有去聖人之道，舍先王之法，而從夷狄之教，以求福利也？《詩》不云乎「愷悌君子，求福不回」。《傳》又曰：「不為威惕，不為利疚。」假如釋氏能與人為禍祟，非守道君子之所懼也，況萬萬無此理。且彼佛者果何人哉？其行事類君子耶？小人耶？若君子也，必不妄加禍於守道之人；如小人也，其身已死，其鬼不靈。天地神祇，昭布森列，非可誣也，又肯令其鬼行胸臆作威福於其間哉？進退無所據，而信奉之，亦且惑矣。

且愈不助釋氏而排之者，其亦有說。孟子云：「今天下不之楊則之墨，楊墨交亂，而聖賢之道不明，則三綱淪而九法斁，禮樂崩而夷狄橫，幾何其不為禽獸也！」故曰：「能

言距楊墨者，皆聖人之徒也。」揚子雲云：「古者楊墨塞路，孟子辭而辟之，廓如也。」夫楊墨行，正道廢，且將數百年，以至於秦，卒滅先王之法，燒除其經，坑殺學士，天下遂大亂。及秦滅，漢興且百年，尚未知修明先王之道；其後始除挾書之律，稍求亡書，招學士，經雖少得，尚皆殘缺，十亡二三。故學士多老死，新者不見全經，不能盡知先王之事，各以所見為守，分離乖隔，不合不公，二帝三王群聖人之道，於是大壞。後之學者，無所尋逐，以至於今泯泯也，其禍出於楊墨肆行而莫之禁故也。孟子雖賢聖，不得位，空言無施，雖切何補？然賴其言，而今學者尚知宗孔氏，崇仁義，貴王賤霸而已。其大經大法，皆亡滅而不救，壞爛而不收，所謂存十一於千百，安在其能廓如也？然向無孟氏，則皆服左衽而言侏離矣。故愈嚐推尊孟氏，以為功不在禹下者，為此也。

漢氏以來，群儒區區修補，百孔千瘡，隨亂隨失，其危如一發引千鈞，綿綿延延，浸以微滅。於是時也，而倡釋老於其間，鼓天下之眾而從之。嗚呼，其亦不仁甚矣！釋老之害過於楊墨，韓愈之賢不及孟子，孟子不能救之於未亡之前，而韓愈乃欲全之於已壞之後。嗚呼！其亦不量其力，且見其身之危，莫之救以死也。雖然，使其道由愈而粗傳，雖滅死萬萬無恨！天地鬼神，臨之在上，質之在旁，又安得因一摧折，自毀其道，以從於邪也！

籍、湜輩雖屢指教，不知果能不叛去否？辱吾兄眷厚而不獲承命，惟增慚懼，死罪死罪！愈再拜。

與鳳翔邢尚書書

愈再拜：布衣之士身居窮約，不借勢於王公大人，則無以成其志；王公大人功業顯著，不借譽於布衣之士，則無以廣其名，是故布衣之士雖甚賤而不諂，王公大人雖甚貴而不驕，其事勢相須，其先後相資也。今閣下為王爪牙，為國藩垣，威行如秋，仁行如春，戎狄棄甲而遠遁，朝廷高枕而不虞。是豈負大丈夫生平之誌願哉？豈負明天子非常之顧遇哉？赫赫乎，洸洸乎，功業逐日以新，名聲隨風而流。宜乎讙呼海隅高談之士，奔走天下慕義之八，使或願馳一傳，或願操一戈，納君於唐虞，收地於河湟。然而未至乎是者，蓋亦有說云：豈非待士之道未甚厚，遇士之禮未甚優？請粗言其事，閣下試詳而聽之：

夫士之來也，必有求於閣下，夫以貧賤而求於富貴，正其宜也。閣下之財不可以遍施於天下，在擇其人之賢愚而厚薄等級之可也。假如賢者至，閣下乃一見之；愚者至，不得

見焉：則賢者莫不至，而愚者日遠矣。假如愚者至，閣下以千金與之；賢者至，亦以千金與之：則愚者莫不至，而賢者日遠矣。欲求得士之道，盡於此而已；欲求士之賢愚，在於精鑒博采之而已。精鑒於己，固已得其十七八矣；又博采於人，百無一二遺者焉。若果能是道，愈見天下之竹帛，不足書閣下之功德，天下之金石，不足頌閣下之形容矣！

愈也布衣之士也。生七歲而讀書，十三而能文，二十五而擢第於春官，以文名於四方。前古之興亡，未嘗不經於心也，當世之得失，未嘗不留於意也。噫以天下之安危在邊，故六月於邁，來觀其師。及至此都，徘徊而不能去者，誠說閣下之義，願少立於階墀之際，望見君子之威儀也。居十日而不敢進者，誠以左右無先為容，懼閣下以眾人視之，則殺身不足以滅恥，徒悔恨於無窮。故先此書序其所以來之意，閣下其無以為狂而以禮進退之，幸甚，幸甚！愈再拜。

應科目時與人書

月日，愈再拜：天池之濱，大江之濆，曰：有怪物焉，蓋非常鱗凡介之品彙匹儔也。其得水，變化風雨，上下于天[1]不難也。其不及水，蓋尋常尺寸之間耳。無高山大陵曠途絕險為之關隔也，然其窮涸不能自致乎水，為獱獺之笑者，蓋十[2]八九矣。如有力者哀其窮而運轉之，蓋一舉手一投足之勞也。然是物也，負其異於眾也，且曰：爛死於沙泥，吾寧樂之；若俛首帖耳，搖尾而乞憐者，非我之志也。是以有力者遇之，熟視之若無睹也。其死其生，固不可知也。今又有有力者當其前矣，聊試仰首一鳴號焉，庸詎知有力者不哀其窮，而忘一舉手一投足之勞而轉之清波[3]乎？其哀之，命也；其不哀之，命也；知其在命而且鳴[4]號之者，亦命也。愈今者實有類於是，是以忘其疏愚之罪，而有是說焉，閣下其亦憐察之！

與陳給事書

愈再拜：愈之獲見於閣下，有年矣。始者，亦嘗辱一言之譽。貧賤也，衣食於奔走，不得朝夕繼見。其後，閣下位益尊，伺候於門牆者日益進。夫位益尊，則賤者日隔。伺候於門牆者日益進，則愛博而情不專。愈也道不加修，而文日益有名。夫道不加修，則賢者不與；文日益有名，則同進者忌。始之以日隔之疏，加之以不專之望，以不與者之心，而聽忌者之說，由是閣下之庭，無愈之跡矣。去年春，亦嘗一進謁於左右矣。溫乎其容，若加其新也；屬乎其言，若閔其窮也。退而喜也，以告於人。其後如東京取妻子，又不得朝夕繼見。及其還也，亦嘗一進謁於左右矣。邈乎其容，若不察其愚也；悄乎其言，

若不接其情也。退而懼也，不敢復進。今則釋然悟，翻然悔。曰：其邈也，乃所以怒其來之不繼也；其悄也，乃所以示其意也。不敏之誅，無所逃避。不敢遂進，輒自疏其所以，並獻近所為《復志賦》以下十首為一卷，卷有標軸。《送孟郊序》一首，生紙寫，不加裝飾，皆有揩字注字處。急於自解而謝，不能俟更寫，閣下取其意而略其禮可也！愈恐懼再拜。

與于襄陽書

七月三日，將仕郎守國子四門博士韓愈，謹奉書尚書閣下：士之能享大名顯當世者，莫不有先達之士負天下之望者為之前焉；士之能垂休光照後世者，亦莫不有後進之士負天下之望者為之後焉。莫為之前，雖美而不彰；莫為之後，雖盛而不傳。是二人者，未始不相須也，然而千百載乃一相遇焉；豈上之人無可援，下之人無可推歟？何其相須之殷，而相遇之疏也？其故在下之人負其能，不肯諂其上，上之人負其位，不肯顧其下，故高材多戚戚之窮，盛位無赫赫之光，是二人者之所為皆過也。未嘗干之，不可謂上無其人；未嘗求之，不可謂下無其人。愈之誦此言久矣，未嘗敢以聞於人。側聞閣下抱不世之才，特立而獨行，道方而事實，卷舒不隨乎時，文武唯其所用，豈愈所謂其人哉？抑未聞後進之士，有遇知於左右，獲禮於門下者，豈求之而未得耶？將志存乎立功，而事專乎報主，雖遇其人，未暇禮耶？何其宜聞而久不聞也！愈雖不才，其自處不敢後於恒人，閣下將求之而未得歟？古人有言：「請自隗始。」愈今者惟朝夕芻米僕賃之資是急，不過費閣下一朝之享而足也。如曰吾志存乎立功，而事專乎報主，雖遇其人，未暇禮焉，則非愈之所敢知也。世之齪齪者，既不足以語之，磊落奇偉之人，又不能聽焉，則信乎命之窮也。謹獻舊所為文一十八首，如賜觀覽，亦足知其志之所存。愈恐懼再拜。

與祠部陸員外書

執事好賢樂善，孜孜以薦進良士、明白是非為己任，方今天下，一人而已。愈之獲幸於左右，其足跡接於門牆之間，升乎堂而望乎室者，亦將一年於今矣。念慮所及，輒欲不自疑外，竭其愚而道其誠，況在執事之所孜孜為己任者，得不少助而張之乎？誠不自識其言之可采與否，其事則小人之事君子盡心之道也。天下之事，不可遽數，又執事之誠，或有待而為，未敢一二言也。今但言其最近而切者爾：

執事之與司貢士者相知誠深矣；彼之所望於執事，執事之所以待乎彼者，可謂至而無間疑矣。彼之職在乎得人，執事之誠在乎進賢，如得其人而授之，所謂兩得其求，順乎其

必從也。執事之知人，其亦博矣，夫子之言曰「舉爾所知」，然則愈之知者，亦可言已。文章之尤者，有侯喜者、侯雲長者。喜之家，在開元中，衣冠而朝者，兄弟五六人，及喜之父仕不達，棄官而歸。喜率兄弟操耒耜而耕於野，地薄而賦多，不足以養其親，則以其耕之暇讀書而為文，以幹於有位者，而取足焉。喜之文章，學西京而為也，舉進士十五六年矣。雲長之文，執事所自知。其為人淳重方實，可任以事，其文與喜相上下。有劉述古者，其文長於為詩，文麗而思深，當今舉於禮部者，其詩無與為比，而又工於應主司之試。其為人溫良誠信，無邪佞詐妄之心，強誌而婉容，和平而有立。其趨事靜以敏，著美名而負屈稱者，其日已久矣。有韋群玉者，京兆之從子，其文有可取者，其進而未止者也，其為人賢而有才，誌剛而氣和，樂於薦賢為善。其在家無子弟之過，居京兆之側，遇事輒爭，不從其令而從其義，求子弟之賢而能業其家者，群玉是也。凡此四子，皆可以當執事首薦而極論者。主司疑焉，則以辯之；問焉，則以告之；未知焉，則殷勤而語之。期乎有成而後止可也。有沈杞者、張{艸宏}者、尉遲汾者、李紳者、張後餘者、李翊者，或文或行，皆出群之才也。凡此數子，與之足以收人望、得才實，主司疑焉則與解之，問焉則以對之，廣求焉則以告之可也。

往者陸相公司貢士，考文章甚詳，愈時亦幸在得中，而未知陸之得人也。其後一二年，所與及第者，皆赫然有聲，原其所以，亦由梁補闕肅、王郎中礎佐之。梁舉八人，無有失者，其餘則王皆與謀焉。陸相之考文章甚詳也，待梁與王如此不疑也，梁與王舉人如此之當也，至今以為美談。自後主司不能信人，人亦無足信者，故蔑蔑無聞。今執事之與司貢士者，有相信之資、謀行之道，惜乎其不可失也！

方今在朝廷者，多以遊宴娛樂為事，獨執事眇然高舉，有深思長慮，為國家樹根本之道。宜乎小子之以此言聞於左右也。愈恐懼再拜。

為人求薦書

某聞木在山，馬在肆，遇之而不顧者，雖日累千萬人，未為不材與下乘也；及至匠石過之而不睨，伯樂遇之而不顧，然後知其非棟梁之材、超逸之足也。以某在公之宇下非一日，而又辱居姻婭之後，是生於匠石之園，長於伯樂之廄者也。於是而不得知，假有見知者，千萬人亦何足云。今幸賴天子每歲詔公卿大夫貢士，若某等比咸得以薦聞，是以冒進其說以累於執事，亦不自量己。然執事其知某如何哉？昔人有鬻馬不售於市者，知伯樂之善相也，從而求之，伯樂一顧，價增三倍。某與其事頗相類，是故終始言之耳。某再拜。

代張籍與李浙東書

月日，前某官某謹東向再拜寓書浙東觀察使中丞李公閣下：籍聞議論者皆云：方今居古方伯連帥之職，坐一方得專制於其境內者，惟閣下心事犖犖，與俗輩不同。籍固以藏之胸中矣。

近者閣下從事李協律翺到京師，籍與李君友也，不見六七年，聞其至，馳往省之，問無恙外，不暇出一言，且先賀其得賢主人。李君曰：「子豈盡知之乎？吾將盡言之。」數日，籍益聞所不聞。籍私獨喜，常以為自今以後，不復有如古人者，於今忽有之。退而自悲，不幸兩目不見物，無用於天下，胸中雖有知識，家無錢財，寸步不能自致。今去李中丞五千里，何由致其身於其人之側，開口一吐出胸中之奇乎？因飲泣不能語。既數日，復自奮曰：無所能人乃宜以盲廢，有所能人雖盲，當廢於俗輩，不當廢於行古人之道者。浙水東七州，戶不下數十萬，不盲者何限。李中丞取人，固當問其賢不賢，不當計盲與不盲也。當今盲於心者皆是，若籍自謂獨盲於目爾，其心則能別是非。若賜之坐而問之，其口固能言也。幸未死，實欲一吐出心中平生所知見，閣下能信而致之於門耶？籍又善於古詩，使其心不以憂衣食亂，閣下無事時，一致之座側，使跪進其所有，閣下憑几而聽之，未必不如聽吹竹彈絲敲金擊石也。夫盲者業專，於藝必精，故樂工皆盲，籍儻可與此輩比並乎。

使籍誠不以畜妻子憂饑寒亂心，有錢財以濟醫藥，其盲未甚，庶幾其復見天地日月，目得不廢，則自今至死之年，皆閣下之賜也。閣下濟之以已絕之年，賜之以既盲之視，其恩輕重大小，籍宜如何報也！閣下裁之度之。籍慚再拜。

↑ 下或有「地」字。

↑ 「十」字或無。

↑ 「轉」，或作「輸」。「轉之清波」一本作「轉致之波濤」。

↑ 「嗚」，或作「呼」。「且」或出「嗚」下，或上下兼有之。